

# 合浦与徐闻在海上丝路始发港地位与作用的比较研究

邓家倍

《汉书·地理志》两次谈到中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航船起航时明确指出：“自合浦徐闻南入海……”“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sup>[1]</sup>这是有关中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最具体、最详细的记载，这两段史料充分表明，合浦与徐闻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历史地位，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在有关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的研究中，以往仅仅局限于各自引经据典，论述合浦与徐闻是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而对合浦与徐闻在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比较研究这一课题至今缺乏关注。本文试在这方面做一些比较探讨，以求教于海内外有关专家。

对于合浦与徐闻在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比较研究，虽然还缺少专题论述，但有的论著或多或少有所涉及。有的学者认为，合浦与徐闻同具优势。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邱立诚持这一观点，他认为：由于古代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限制，不能远离海岸航行，决定了从岭南到东南亚等的航程，在离开大陆最后的基地，“徐闻港较具优势”，“合浦港也是如此”<sup>[2]</sup>。有的学者则认为，徐闻独具优势。湛江港务局陈立新持这一观点，他认为：汉徐闻港无论在航海、中西文化交流、军事地理、政治经济上“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和作用”，“如果没有徐闻港，西汉时期就不可能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这一历史进程至少要推迟到东汉风帆出现之后才会发生”<sup>[3]</sup>。言下之意是，徐闻港的重要性已经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事实是否如此呢？

笔者认为，合浦与徐闻并非同具优势，也不是徐闻独具优势，而是合浦比徐闻更具优势。具体表现在：

## 一、地理条件比较

徐闻港的地理方位究竟在何处，至今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确切地址。一说可能在“今海康县城郊”<sup>[4]</sup>；二说从地理学角度去分析是在“今海康县东部的雷州湾”；三说在“今徐闻县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尾的半岛形岬角一带”，即“雷州

半岛的最南端”。这是广东众多专家“到今徐闻、雷州市考察后形成了结论”<sup>[5]</sup>。这“三说”论均指汉徐闻港在徐闻县境至雷州半岛范围（相当于今遂溪、雷州、徐闻三地及湛江市与遂溪县衔接的部分）。

### 1. 对徐闻港“三说”论的港址地理条件的分析

先谈“一、二说”。首先，海康县（今雷州市）城郊和雷州湾至今未发现汉代大片遗址或墓葬；其次，虽有南渡河流入雷州湾，但该河不流经雷州市城郊，而且它是一条源头短（源于遂溪）、河床浅、水位低、运量有限的小河；再次，徐闻陆地南北距离少说也超过100公里，但当时陆地交通尚未开发，这样的古港地理条件可想而知。至于“三说”——位于雷州半岛之最南端，也是不科学的。一是因为该地面向汹涌澎湃的琼州海峡海域，且是海鲨出没的海上交通禁区；二是因为该地乃风（台风、龙卷风等）、雷、旱、涝、潮等自然灾害多发地段；三是因为该地周围没有大山、岛屿作屏障，难以挡风阻浪，不利于航船进出、停泊。这样的古港地理条件，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海上丝路航线上最适合的候风港”<sup>[6]</sup>。

### 2. 部分官方人士和学者对汉代徐闻港地理条件的分析

广东省湛江市政协主席陈光保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雷州城》一书写了序言，序言对雷州半岛的地理条件有一段精辟而高度概括的表述：“雷州虽然历史悠久，但因地处边陲……秦汉以前，这里属‘蛮荒’之地，被人视为畏途。唐代宋代时期，这里仍是荆榛未辟，人迹罕至，为贬发谪宦和罪人充军、流放之地……以迄建国前夕，这里是风、旱、潮、涝、雷、电‘六害’俱全，地瘠民困，是一片‘几个土坯一个灶，几把稻草一间屋，一条竹竿全家当’的荆条世界。”<sup>[7]</sup>

有学者认为：汉徐闻充其量是一个内海交通中转港。原因是徐闻一无内陆大河作运输依托，二是土地贫瘠干旱，三是多风（台风、龙卷风）、雷、旱、涝、潮等多种自然灾害袭击，四是无阻挡风浪之屏障。因此，各国商贾和使者不可能弃合浦港而东去几十公里到达徐闻港登岸，然后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到长安或中原。汉使节和商贾更不可能从长安或中原穿越万重江河、跨过千重峻岭到徐闻，

然后在徐闻港乘船远涉重洋到达东南亚各国<sup>[8]</sup>。

综上所述，不管汉徐闻港在上述“三说”中的任何一个地址，其地理条件都不甚理想是不言而喻的。

### 3. 合浦港的优势

反观合浦港则完全是另一番天地。

一是天然良港。关于合浦港的具体方位，多年来众说纷纭。经过广西考古工作者漫长艰辛寻访和科学论证，终于破解了这一千年谜团，得出了西汉合浦城（港）在今合浦县石湾镇大浪村委古城头村的结论。该古城（港）在西汉时仅延续了100年左右，至东汉因河道淤积、航海技术发展等原因，合浦城（港）迁移到现廉州镇。故有的专家经过有理有据论证后，推断汉代合浦城（港）就位于现今“合浦县城廉州镇”<sup>[9]</sup>。不无道理。

石湾镇大浪村委古城头村一带，是当时南流江出海口，现在的廉州镇西面还是一片汪洋，可见西汉时合浦港是个江阔水深、面向浩瀚南海的大港，特别合浦港东部有雷州半岛和北海冠头岭，东南部有海南岛，挡风阻浪，为古航船装卸货物、供给食品、淡水乃至避风防暴提供极大的便利与安全，是古代天然良港。《廉州府志》称：“廉郡合浦，面海靠山，数万里海面辽阔，逼近郡城。”《方輿纪要》也称：合浦“南濒大海，西距交趾，固两粤藩篱，控蛮夷枢要”。中山大学张荣芳教授是研究秦汉史名家，他经过充分论证后指出：汉代合浦，是一个依山临海的天然港口，中国远洋巨舶由此出发，到东南亚各国进行通商贸易；而来中国贸易的外国船舶也从合浦港登陆，“外国使者和商人，要取得与中原的联系，必经合浦”<sup>[10]</sup>。

二是交通枢纽。合浦港是南流江、北流江、西江的出海口，秦凿通灵渠和桂门关后，合浦与长江、中原联成水上网络。往西北溯西江而上达云、贵、川，往北溯桂江而上至湘乃达中原，往东到东南沿海各港口，往南至东南亚等世界各地比徐闻近，起到河、海、陆（西汉陆地版图上除河运外，有的地方还有陆运参与）混合联运的作用，占有河口港、海港、陆地三方结合运输的便利条件，成为河运、海运、陆运的交通枢纽，这就是合浦的港口优势。中山大学司徒尚纪等认为：“北

部湾沿岸是西汉帝国海上交通枢纽”，“其中合浦港地位至为重要……这也为中外学术界认可”<sup>[11]</sup>。

三是河流纵横。合浦河流众多，纵横交错，大小河流 93 条，总长约 558 公里，其中较大河流 7 条，大的河口 5 个，集雨面积 25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23 条，河流县内流域面积约 2323 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为 287.75 立方米 / 秒<sup>[12]</sup>，入海的南流江常年不冻，水量丰富，船舶运量大，航运价值高。所有这些编织成以合浦港为中心的水上交通网络，为开发和发展合浦始发港提供了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四是土地肥沃。合浦位于北部湾西海岸，地处南亚热带，是典型的季风型海洋性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热量充足，雨量充沛。加上方圆达 70 多万亩、土地肥沃的南流江沿岸大平原（列广西第二大平原），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出口的桑、麻、珍珠生产提供了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

五是有纵深经济腹地。除了合浦及合浦东部雷州半岛、东南部海南岛、北部贵县（今贵港市）有大量出口货源外，还有与合浦在水上交通联成一体的云、贵、川、湘等内陆省份丰富的名优特产。合浦如此纵深的经济腹地，是徐闻无法比拟的。

值得一提的是供出口的享誉国内外的合浦珍珠业。珍珠在国人心目中历来就是财富的象征，上至帝王将相，下到普通大众，无不以珍珠作为喜爱和追求的对象，到了汉朝更是如此。合浦珍珠历史十分悠久。据《后汉书·循吏列传·孟尝传》记载，早在汉代以前，合浦珍珠业就已相当发达。汉以来，合浦已成为岭南主要珍珠产地和闻名全国的珍珠生产基地。西汉成帝时（前 32-前 7 年），有名的京兆尹王章遭大将军王凤诬陷冤死，其妻被发配到合浦后，以采集和经营珍珠为生，八九年期间积蓄财产数百万（一说数万），说明当时合浦珍珠业发达的状况。

珍珠是稀世珍品，历来为地方官员搜刮掠夺的对象。相传由于汉时派驻合浦的地方官员贪得无厌，过度采集，又禁止民间珍珠交易，导致合浦采珠业萎缩，珠量锐减，珍珠纷纷迁到其他海域去了。东汉顺帝年间（126-144 年），循吏孟尝出任合浦太守后，革易前弊，大弛珠禁，采取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的适量采集措施，

几年间合浦珍珠业又得到迅速发展，原来迁到其他海域的珍珠又纷纷回到合浦海区，这就是千古传诵的“合浦珠还”传说的由来<sup>[13]</sup>。孟尝为恢复和繁荣合浦地区采珠业和商贸做出了重大贡献，理所当然深受普罗大众的爱戴与怀念，名垂青史，成为东汉史上著名的十二位“循吏”之一。

合浦珍珠又称南珠。“南珠”名称最早见于唐朝，但没明确注明南珠产地。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郑雯在《岭南小识》一书云：“合浦产夜光（珠），也称南珠，产自杨梅（即合浦东南海域杨梅池——笔者注）者佳。”清朝李调元在《粤西杂录续编》一书又云：“合浦昼民（即珠民——笔者注）为采南珠多葬鱼腹。”这两书作者都明确而且肯定南珠产自合浦，尤以杨梅池产的最佳。南珠向以“凝重结实”“浑圆莹润”“璀璨夺目”“质地上乘”而冠群珠之首，成为世界名珠。明末清初名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一书中评价说：“东珠（即日本产——笔者注）不如西珠（即欧洲产——笔者注），西珠不如南珠。”故“中国历代都把合浦珍珠当作向朝廷进贡的稀世珍宝”<sup>[14]</sup>。当时合浦既是珍珠的重要产地，又是珍珠的集散地与出口基地，合浦珍珠作为重要出口商品，驰名国内外。

从合浦的以上优势，对比土地贫瘠、灾害频繁、缺少大块平原腹地、没大河运输、没避风港湾、属丘陵地带的雷州半岛，哪个好哪个差，不需解释便一目了然。

## 二、汉墓群比较

历史是一面镜子。汉墓群的范围、汉墓的数量、汉墓的规模、汉墓里的随葬品精粗与多寡等，可以折射出当时两港经济文化繁荣程度及其地位与影响。

### 1. 徐闻汉墓群

一是汉墓数量少。徐闻先后于华丰、仕尾、巷头等地发现汉墓 290 多座，统称“徐闻汉墓群”<sup>[15]</sup>。

二是汉墓范围窄。徐闻已发现的汉墓主要集中在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尾的半岛形岬角一带，超过 200 座，约占徐闻县已发现汉墓的 2/3，其范围东至五里乡，西至华丰岭，北至城南乡<sup>[16]</sup>。

三是汉墓规模小。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五里乡二桥村后那间闸东坡汉墓，墓道

长 4.63 米，宽 1.6 米，深 80 厘米，出土怪兽纹铜铺首、五铢钱、小陶缸、陶灶、陶屋、陶之足斧、陶提桶、陶壶盖等，共 23 件，“此墓是迄今为止粤西地区发现的最大汉墓”<sup>[17]</sup>。其实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出土文物，“徐闻汉墓随葬品不奢侈，大部分属实用品”<sup>[18]</sup>。

四是汉墓随葬珍品少及其铸造与烧制工艺低。比较有价值的有两件，第一是 1993 年在五里乡二桥南湾村发掘到的“臣固私印”，质地为铜，纽式为龟，经鉴定为西汉印，国家二级保护文物，官位相当于享受两百至一千石（十斗为一石）俸禄的郡守、郡尉、太守、都尉、御史等朝廷命官；第二是 1990 年和 1993 年在仕尾、二桥和南湾村两次挖到 3 件“万岁”瓦当，经鉴定为西汉中期，相当于西汉郡县制的郡级官府、官室、宫殿的建筑材料<sup>[19]</sup>。

以上就是徐闻汉墓群的汉墓数、汉墓范围、汉墓规模、汉墓随葬珍品等简要概况。

## 2. 合浦汉墓群

一是汉墓范围广。合浦汉墓群遍布县城廉州镇北、东、南三面，南起环城乡禁山村，北至偏东的清江村，东西宽约 5 公里，南北长约 18 公里<sup>[20]</sup>，方圆面积约 90 平方公里。

二是汉墓数量多。据考古调查，地面保留有汉墓达 6000 多座<sup>[21]</sup>（一说合浦原有古汉墓 1 万座以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挖掘的汉墓累计近千座，已知有汉、晋、南北朝、宋、明、清各代的墓葬，绝大多数以汉墓为主。

三是汉墓规模大。其中规模最大的望牛岭 1 号汉墓，封土直径 14 米，高 5 米，整个墓室、墓道长 25.8 米，最宽 14 米，深 8.8 米，墓室呈“干”字形，分主室、甬道、左右耳室、墓道等部分，是一座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官墓。

四是汉墓随葬珍品多且其铸造与炼制工艺高。1971-1986 年挖掘的望牛岭 1 号墓随葬品有 245 件，堂排 2 号墓有 230 件，风门岭一座东汉墓有近 260 件，堂排 3 号墓随葬玻璃珠达 1080 多粒，和廉州灯泡厂 1 号墓随葬玻璃珠 800 多粒。在众多随葬品中，金戒指、金手镯、金球、银戒指、铜铁、玉、玛瑙、琉璃等珍品，几乎应有尽有，随葬品种类之多令人惊叹，且器物排放对称，纵横成行，并

井有条，再现了墓主人生前的富有与奢侈生活。其中有两件提桶内壁书写着“九真”字样，考古专家据此推测墓主曾任九真郡太守或相当郡守一级命官。随葬品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薄胎青铜器上用坚而精细的金属工具，鑿凿和镂刻出繁复精致的几何纹样和动植物图案，显得特别精美华丽，工艺之珍贵精巧令人叫绝，充分反映出当时青铜器铸造和烧制工艺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特别要指出的是，合浦县博物馆至今收藏的出土文物 5000 多件，其中国家级文物 21 件，包括铜凤灯、三足盘、铜屋等国家珍贵文物，部分文物曾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展品，先后到亚、欧、美三大洲的日本、马来西亚、荷兰、比利时、加拿大、墨西哥等七国巡展，有关资料入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全国文物精华》等国家级典籍。

总之，合浦汉墓范围广，墓数、随葬品、出土国家级文物之多，墓葬品之精美及其铸造与烧制工艺之高，在全国是少有的，更是徐闻墓所望尘莫及的，有人把合浦汉墓群与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相媲美，充分反映了汉时合浦经济文化繁荣及其始发港地位比徐闻港更重要的历史事实。

### 三、交通条件比较

纵观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发达商贸港的形成与发展，既与其深广的经济腹地密切相关，也与水上交通方便、快捷、安全等息息相关。合浦除了比徐闻具有天然良港、交通枢纽、河流纵横等三大优势外，还具有两大水上交通优势：一是航程最近。众所周知，中原与岭南之间横着南岭，南岭山高险阻，汉时道路未拓宽，交通受阻。自从凿通灵渠和桂门关后，中原至合浦水上交通大动脉开始形成，这条水上交通大动脉也成为中原至合浦入南海通往世界各国最主要、最近便的航道，不仅比从中原经长江沿东南沿海入南海的航程近，而且比从中原过灵渠入西江经番禺、徐闻入南海的航程近，对加快发展中外商贸交通与确立我国经济的重要历史地位意义重大。二是航行安全。从中原经长江入南海和从中原过灵渠经番禺、徐闻入南海，都必须经过东南沿海一段很长的海路，风大浪高，风险相对较大；而从中原过灵渠和桂门关到合浦入南海全是内河水路，避免了东南沿海狂风巨浪的冲击，人员和货物相对安全，自然增加了社会、经济效益与国家财富。在

汉时科技和陆地交通欠发达的条件下，这一优势自然就决定了合浦港在内外商贸交通中的特殊地位。

合浦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充分利用了中原至合浦这一水上交通大动脉，徐闻则只是间接利用了这条水上交通大动脉，所以，合浦的交通优势，徐闻是无法比拟的。

#### 四、军事条件比较

从地理位置重要性的角度看，汉时徐闻港南扼琼州海峡，为琼郡（海南岛）出入咽喉，被历代军事家们看重，有“坐雷吊琼”之说。据苏东坡《徐闻伏波庙记》记载，汉有两位伏波将军（即西汉路博德与东汉马援——笔者注）到过徐闻，参与平定琼郡少数民族反汉叛乱。路博德赴徐闻至今未见到具体记载，马援则是在东汉建武十九年（43年）平定交趾征侧、征贰姐妹叛乱后，经合浦到达徐闻，并以徐闻为依托，进行军事训练和物资筹措，渡海攻海南诸郡，“抚定珠崖，立城郭，置井邑”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徐闻成了汉政权与琼郡少数民族展开军事对抗的前沿阵地，成为南方沿海军事重镇。

平心而论，徐闻军事重镇所起的军事作用起码受两个条件制约：一是琼州海峡是海鲨出没的海域，是航海禁区，徐闻对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所能够发挥的军事控制（打击）作用自然要比合浦小。二是徐闻主要局限于对琼发挥军事威慑作用，加上琼的开发与发展远比亚趾、九真、日南落后，其军事行动所体现的经济利益（价值）较合浦小。

相对而言，合浦的军事战略地位明显比徐闻重要得多。因为汉时岭南设交州刺史部辖岭南九郡（一说岭南大陆七郡），初治所交趾赢娄县（今越南河内一带），交趾成为岭南政治中心，顺理成章。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将岭南分设九郡，交趾、九真两郡是岭南人口最多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交趾92440户，746237人，分别是南海郡（19613户，94253人）的4.6倍多和7.9倍多；九真35743户，166013人，分别比南海郡多16130户，71760人。汉时主要靠人力从事简单生产劳动，人口数量是考察地区生产力发展与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有理由认为，交趾、九真是汉时岭南经济最发达的郡和经济中心，加上日南

又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北部湾区域成为汉时对外航贸中心，几乎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由此看来，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对岭南乃至汉朝经济发展与对外经贸交流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如果这三郡政治上不稳定，其负面影响即使不是灾难性的，也是相当严重的。而能对这三郡实施有效行政管理和军事控制（打击）的唯有合浦。因为灵渠和桂门关凿通后，合浦便具有了以下优势：一是与中原联成一体，交通近便；二是与这三郡距离最近，沿海岸西行很快抵达；三是既有纵深经济腹地，又是中外货物集散地，能够保证军用物资供应；四是合浦港是古代天然良港，水深、开阔、平静，利于训练水军。因此，从西汉起到后来各朝代对交趾等三郡用兵，均以合浦作为军事训练补给基地；对海南用兵也是如此，汉朝伏波将军马援平定海南叛乱，就是先经合浦才到徐闻再渡琼州海峡作战的。由此得出结论，徐闻与合浦都是岭南军事重镇，但合浦的战略地位远比徐闻重要。

史籍是智慧储集的宝库，也是国家、民族前进的足迹，它的一个巨大作用就是为后人提供不容随便改写的科学史料。笔者对合浦与徐闻在中国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比较研究中，严格遵循史籍提供的求真、务实的科学价值取向，以史籍为依据，从地理条件、古汉墓群、交通条件、军事条件等四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合浦在海上丝路始发港中的地位与作用比徐闻更为重要的结论。在此过程中，笔者深深感悟到，科学研究不容有丝毫的浮躁与不实，更不容有片面和狭隘的地域历史观，而必须坚持历史的、唯物的观点，以当时社会历史发展水平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结论。俗话说，历史是最公正的审判官，其真谛就在这里。

[1][汉]班固. 汉书·六志[三][M]. 北京:中华书局, 1965:1670-1671.

[2]邱立诚. 徐闻汉代遗存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的解读[J]. 岭南文史, 2002(增刊):68.

[3]陈立新. 论汉徐闻港在海上丝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J]. 岭南文史, 2002(增刊):83.

[4]李建生, 陈代光.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雷州城[M]. 北京:海洋出版社, 1995:3.

[5]阮应祺, 南海丝绸之路航线上雷州半岛主港概述[J]. 岭南文史, 2002(增刊):84.

[6]陈立新. 论汉徐闻港在海上丝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J]. 岭南文史, 2002(增刊):83.

[7]李建生, 陈代光.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雷州城[M]. 北京:海洋出版社, 1995:8.

[8]周家干. 合浦乾体港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J]. 岭南文史, 2002(增刊):99.

- [9] 蒋廷瑜, 彭书琳. 汉代合浦及其海上交通的几个问题[J]. 岭南文史, 2002(增刊): 105.
- [10] 张荣芳. 秦汉史论集(外三篇)[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5: 119.
- [11] 司徒尚纪, 李燕. 汉徐闻港地望历史地理新控[J]. 岭南文史, 2000(4): 15.
- [12] 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 合浦县志[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4.
- [13][14] 合浦县志编纂委员会. 合浦县志[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4.
- [15] 黄启臣. 徐闻是西汉南海丝绸之路的出海港[J]. 岭南文史, 2000(4): 17.
- [16] 阮应祺. 南海丝绸之路航线上雷州半岛主港概述[J]. 岭南文史, 2002(增刊): 85.
- [17] 邓开朝, 吴凯. 徐闻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的发现和研究[J]. 岭南文史, 2002(增刊): 71.
- [18] 邓开朝, 吴凯. 徐闻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的发现和研究[J]. 岭南文史, 2002(增刊): 73.
- [19] 杨式挺. 试论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J]. 岭南文史, 2002(增刊): 37-42.
- [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合浦县委员会, 合浦县博物馆. 合浦文物简介[Z]. 1986: 20.
- [21] 蒋廷瑜, 彭书琳. 汉代合浦及其海上交通的几个问题[J]. 岭南文史, 2002(增刊): 106.

(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